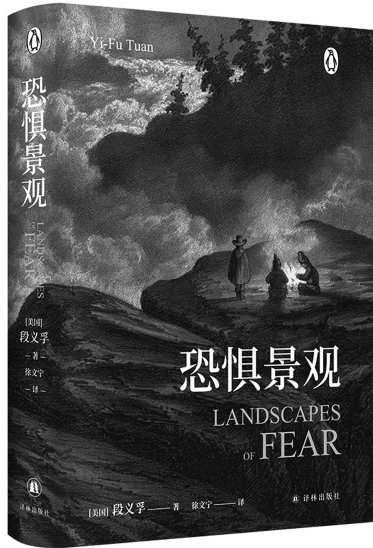


探索人性与大地的诗意互动

为纪念“人文地理学之父”段义孚先生逝世一周年,近日,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段义孚开山之作《恐惧景观》。

段义孚(1930—2022年),当代华裔地理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以科学主义为主流的地理学界,段义孚先生算是一个“异类”。在他看来,人文主义地理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他说:“人作为一个个体,他认识世界,就是从调动各个感官去感知环境开始的。通过调动所有感官,人们才形成了空间与地方的概念。”地理学不能只以客观数据理解地理环境,更需要引入人类感官与情感来探索空间的意义。因此,他提出了“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等重要术语,写出了《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人文主义地理学》《逃避主义》《浪漫地理学》等经典人文地理学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疾病的恐惧……

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段义孚回顾历史,以发现我们刻在基因中的恐惧哪些是普遍的、哪些是特殊的。他强调,人类的恐惧是一种常态,它促使我们划出所谓“安全区”,但恐惧同时也是好奇心、成长和冒险背后的基本动力。本书指导读者了解恐惧的形成机制,探索恐惧的发展历程,并借此引导读者正视焦虑、读懂人性、理解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周尚意为本书撰写中文版导言。周尚意写道:“其实,地理学是否有文化,取决于地理学界是否有一批人,从文化的高度来审视人类的各类活动。《恐惧景观》就体现了这种思路。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段义孚先生提到的研究对象,既有大自然的风景,也有农田、城市。显然,这些都不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但地理学者可以从人性的视角来分析它们。而人性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

将整个宇宙当成游乐场

段义孚的地理学研究始终将“人的体验”置于中心地位。这是一种“浪漫”的观点,在此前由译林引进出版的《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中,段义孚直言这种浪漫如今已被视为地理学的对立面。

“浪漫”与“地理学”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词。地理学脚踏实地,充满常识,亦是生存所必需。在过去,每个人都要懂得去哪里寻找食物、水源和栖息地;而如今,所有人都必须细心经营地球家园,使之更宜居。

当今的地理学著作缺乏戏剧性,地图、数据、描述和分析比比皆是,却没有豪侠之举,没有孜孜以求的精神。然而,在不远的历史中,地理学的确有魔力,并被认为是浪漫的。在《浪漫地理学》中,他回溯了那个英勇探索的时代:探险家在没有任何世俗补偿的情况下,深入海洋、山岳、森林、洞穴、沙漠,检验着自己精神与体力的忍耐力;天文学家彻夜坐在高山上或沙漠中的望远镜前,直直地盯着那些看似闪耀但在百万年前就灭绝了的繁星……他们在广袤与无垠面前感到无比满足;他们虽然追逐精确的事实,却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

他写道:社会如繁星般以一种有规律、可预测的方式运转着。现代城市生活则打破了包括昼夜、四季与农耕时节在内的各种循环节奏,电力和城市花园进一步“驯服”了大自然,充分显示了人类的伟大创造性,因而无疑是浪漫的。段义孚指出,若是将精神视为人类存在的核心,或许人类需要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超越中庸之道,信奉诸如光与暗、高与低、头脑与肌肉等两极化价值,皈依一些并不满足生存需要,却迎合热烈的浪漫渴望的地理环境。《浪漫地理学》以灵动的笔调,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讲述人性与大地的互动,发掘地理学的诗性潜力。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唐晓峰认为,段义孚是我们心中地理世界的发现者、揭示者、解释者,他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有着岁月维度的浪漫地理空间,那是我们心中的住所,包含着我们每日变换的命运与终身累积的感悟。阅读段义孚,就像阅读你自己,是又一次自我认知、自我觉醒。而另一方面,当你面对无垠的大地时,你会骄傲地说:“你之所以携带着理性、道德、浪漫,都是因为我的存在。”

如何正视焦虑与恐惧

恐惧的景观?我们若是停下来认真思索一下什么是恐惧的景观,我们的脑海中无疑会浮现出一大堆与恐惧有关的景象: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怕黑,怕被父母抛弃;当我们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或是陌生的社交场所时,我们会感到焦虑;我们害怕看见死尸,害怕黑暗中那些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妖魔鬼怪;我们对疾病、战争、天灾感到恐惧;看到医院与监狱,内心会不安;独自走在空无人迹的街道和社区时,担心会被打劫;担心整个世界的秩序会突然崩溃溃散。

什么是恐惧?它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有两种类型的紧张清晰可辨:一种是警觉,一种是焦虑。警觉往往是由环境中比较显眼的事情所引发,对此动物的本能反应不是奋起搏斗就是飞奔而逃。另一方面,焦虑则是一种恐惧不断扩散的感觉。它经常会在动物进入一种陌生环境从而迷失方向,远离自己居住地那些可以帮助自己的事物与人时发生。焦虑是一种对危险的预感,尽管在其周边环境没有任何东西可被明确视作对其具有危险性。做出决定性行动的需要,会被任何具体的、可能的威胁的缺乏所抑制。

警觉与焦虑在所有高等动物身上都可以看到。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在焦虑感的起因上、在随后的行动反应上。人与其他物种不同的地方则是,人类有更大的情绪变化幅度与更高的心智。

在所有关于人类个体与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恐惧都是一个主题,不论它是隐藏在有关勇气与成功的故事中,还是直接清晰地体现在有关恐惧症与人类冲突的著作中。但此前没有一个人尝试过将“恐惧景观”视为一个值得进行系统探究的主题。基于这一原因,它有可能给人们抱有永恒兴趣的那些问题(作为人意味着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提供一个解惑的途径。

《恐惧景观》一书,深度探索了恐惧的空间,以及这些景观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以及历史的长河中发生变化。在一系列跨越地域、时间和文化的文章中,段义孚探讨了恐惧在个人和社会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成因:他描述了流行病以及超自然现象所造成的恐惧,乡村和城市中的暴力和恐惧,对干旱、洪水、饥荒和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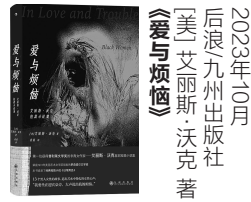
2023年10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古琴丛谈》
郭平著



2023年9月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看不见的动物》
贾比著



2023年9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重述中国》
贺桂梅著



2023年10月
后浪九州出版社
《爱与愤怒》
[美]艾丽斯·沃克著



2023年9月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海洋与大地的故事》
[哥伦比亚]阿尔瓦罗·穆蒂斯著



2023年10月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何故为敌》
[美]马克斯·伯格霍尔兹著 何其原译

古琴作为中国传统乐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地位崇高,曾响彻古人的生活和内心。这本书从古琴的制作谈起,说到琴音的品质特色、弹琴的讲究,说到伯牙和子期的“知音”故事、嵇康与《广陵散》、陶渊明和无弦琴等美妙绝伦的故事;论及弹琴的讲究,琴的指法、题材、打谱以及琴曲的音乐特征;又以恭敬之心,论说当代

古琴大家管平湖先生、刘景韶先生、成公亮先生的品行修养、风格气质;还对早期琴曲与晚近琴曲的手法差异进行了比较,对古琴的现代传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全书由古琴而深入古琴文化,深入中国古代琴人、文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向度的共振,传达古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一种高旷。

这是一段寻找“看不见的动物”的奇妙旅程,也是一部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震撼简史。西班牙博物学家加比·马丁内斯和乔迪·塞拉隆加攀险峰,潜深海,穿丛林,跨沙漠,抵达地球各个角落,以轻松幽默的文风,旁征博引的笔触,记录了50种动物妙趣横生的故

事,窥探自然史中被忽略的细节和秘密,呈现动物和人类一样,渴望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自由生活的生命本质。透过这些“被遗忘”的故事,我们得以深刻地了解动物,学会尊重人类和动物共享的自然空间,并以更理性、更富同情心的方式去生活,真正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

如何“叙述”中国?2011年,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与19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关注到思想界和影视大众文化两个领域。就思想界而言,上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但20年后,左右之争已经无法描述中国知识界的前沿思想理论。在影视大众文化方面,她书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在后冷战/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电影的产业机制转型和关于中国的叙事方式所发生的变

化——“一种被称为‘中国大片’的商业电影制作模式开始成型,并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国际和国内文化市场认知中国、塑造中国形象的主要叙事形式。”

贺桂梅认为,21世纪是全球语境下中国国家建构和社会文化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中国的“叙述”成为关键的任务。她围绕这些问题写作了一系列文章,收录在这本《重述中国》之中,书中最早一章完成于2000年、最近一章写于2020年。

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非裔女作家——艾丽斯·沃克首部短篇小说集,于1973年出版。本书收录了13篇短篇小说,讲述了黑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婚姻与家庭、种族与信仰,重重枷锁依然困不住她们追逐自我的渴望。通过一个个性格各异、身世不同的黑人女性的故事,沃克呈现出20世纪的黑人女性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突

破困境的坚韧力量,将“我们母亲一代”的女性内心深处的动荡刻画出来,突破了刻板偏见,与当时黑人种族主义中盛行的盲目、顺从的黑人妇女形象形成鲜明对照,为下一代黑人女性们改变命运积蓄了精神力量,标志着黑人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书中收录的短篇《日常用品》等,多次被纳入非裔文选,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哥伦比亚作家、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的短篇集,收录了作者从1960年起陆续发表、出版的短篇小说和叙事性文章。监狱记事,热带哥特故事,历史与传说,被焚毁作品的残余,马克洛尔未完的故事……在这些短小的叙事中,穆蒂斯书写人类的痛苦、团结、不公,书写那些湮没在历史中、光照不到的人和事。马尔克斯说:“我们都是马克

洛尔。”穆蒂斯作品中这一永恒的形象——永远流浪的瞭望员马克洛尔——在短篇集的最后再次出现,但那些他不曾出现的篇章里,将军、圣人、渔夫、作家……或许也是马克洛尔的变体。“我写下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赞美这个温热土地上的角落,让它永远存续,那里散发着我的梦、我的乡愁、我的恐惧和我喜悦的实质。”

1941年夏天,巴尔干地区的一座小镇爆发了一系列集体暴力事件。一开始,一群武装力量以“克族人”自居,对他们眼中的“塞族人”展开了无差别的杀戮。一部分被追杀的人躲进森林里逃过一劫,随即组织起来,向屠杀者实施报复。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遭到波及,财产被洗劫一空,村庄被烧成白地,他们或被农民击毙,或被淹死在河里,或被扔进深不见底的洞里。在杀戮最激烈血腥的48小时里,有男女老幼近2000人的生命被昔日邻居夺走。

的历史研究者大多归因于族群冲突,直到一捆破旧的蓝色文件夹重见天日。本书作者循着这份官方档案提供的线索,深入事发当地,采访了众多当事人,结合大量一手史料,开始追寻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并最终发现,这场屠杀中的许多人都兼具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他们原本并非什么“克族人”“塞族人”,而是共同生活、不分彼此的邻居。他揭示了地方杀戮所造成的动荡实际上是在创造了对民族性的全新认识,不是族群冲突引发了暴力,而是暴力生成了相互敌视的族群。

对于这场发生于克罗地亚独立国政权下的悲剧,以往

现代快报+记者 张奎任 陈曦 整理